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53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燕南园的花木

北京张鑫

燕南园是燕园中非常独特的一片区域,这里曾经是北大教师们群居荟萃的地方。燕南园建成于上世纪20年代,是原燕京大学的教师住宅区。著名历史学家洪业、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哲学家冯友兰、冯定,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文学家冰心,美学家朱光潜等,都曾在这里的房舍主人。园内的建筑有的是西式二层小楼,有的是矮墙环绕的中式小院,十七栋房屋建筑风格各异,共同彰显了燕南园中西合璧的建筑美学。

燕南园内植被茂盛,古木参天,来往穿梭的松鼠、鸟儿、猫、刺猬等动物和周围古朴雅致的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使得这座历史悠久的园林在今天依然散发出无尽的生命力。前不久,燕南园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这也进一步提升了这座古园的国际知名度。

由于我们专业的办公场所设在燕南园,所以我经常去这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除了古色古香的建筑,繁茂的植物也是燕南园的一大看点。这里一年四季鲜花不断,海棠、樱花、月季、蔷薇、百合、玫瑰、菊花等花卉在岁月的流转中依次绽放,将这座小园装点得繁花似锦,诗意浪漫。冰心、吴文藻先生故居前的花木尤其繁茂,这其实也是校方对冰心先生的一份致敬。冰心先生特别喜欢种植花木,她曾在院中亲手种植紫藤、红月季、白玫瑰等花卉,将自己的小院布置得美丽缤纷。后来,美学家朱光潜搬入这座小院,他也是一位热爱生活之人,在他的照料下,这座小院中的花木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如今的冰心故居成为科研院所的办公地,但是门前的花园依然鲜花盛开,让我们领略到冰心先生昔日的浪漫情怀。

冯友兰先生的故居名曰“三松堂”,从中可见他对松树的偏爱。1952年院系调整后,冯友兰从清华园迁到燕南园,并终老于此。因为院内有三棵松树,郁郁葱葱,直插云霄,冯友兰便将自己的院子命名为“三松堂”。但其实际这个名称还有别的含义,陶渊明曾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抚孤松而盘桓”,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可见冯友兰先生

北京琐记

也要借这个名字实现和陶渊明的神交。如今的三松堂,依然是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师生们举办各种读书会和研讨会的场所,这里傲然挺立的松树依然见证着一代代学子对中国哲学的深刻思考。

我们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所在的办公场所位于燕南园56号,这里曾经是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的住所。周培源先生是爱花之人,56号园曾经遍植樱花,春天樱花烂漫、缤纷如雪,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花园”。如今的56号院内依然花木繁茂,院中长满了海棠花树,美学家叶朗先生专门有本回忆录就以《燕南园海棠依旧》命名。如今,朱良志先生还亲自种植了牡丹、芭蕉等植物,将这座小院打扮得更加美丽。

燕南园内巨大的古木枝叶繁密,遮去了外界的喧嚣,使这里变得清幽宁静。漫步在燕南园内,会不时地邂逅一棵古松,古松上藤萝缠绕,不同物种和谐共生;会偶然邂逅一片青葱的翠竹,劲爽瘦削的竹叶在光影中舞动,让人想起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也会惊喜地置身于一棵栝楼藤下,金黄的果实在空中摇晃,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诗经·豳风·东山》中的诗句中向我们阔步走来。此外,那金黄的迎春花、秀美的山桃、心形的爬墙虎、浅紫色的二月兰、大红的贴梗海棠、迷离忧郁的紫丁香都在这座古园里诉说着各自的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在燕南园的人口处,矗立有两座著名的“花匠碑”,此碑是乾隆年间圆明园的几位总管所立,原在圆明园“汇总万春之庙”,后移至此。清时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为花神生日,须予以祭祀,有时皇帝也亲自光临。时光流转,这两座祈祷花神护佑的古碑默默地屹立在燕南园内,与这里繁茂的植被相映成趣。不知道是不是有了花神的护佑,燕南园才得以花木繁茂,四季常青。

燕南园的植物正如这座小院所承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内涵,是永远也说不完的。这些茂盛的花木静静地生长在燕南园中扎根,见证着这里的人文积淀,也见证着这里的世事流转。未来,燕南园将成为北大文化博物馆群,栖息在燕南园内的花木们,也会继续驻守在这片北大人的精神高地,见证北大精神的代代传承。

柿,嫩滑肉厚、细嗅有木调香气的庆元香菇。可在食材的搭配上,她又是如冬日的阳光一般随意而洒脱的。手头有什么,就放什么,绝不拖沓!心里想到什么,就放什么,毫不犹豫!

就这样,食材是精挑细选的,搭配是随心所欲的。待一切准备就绪,妈妈就会麻利地站在炉灶旁边大展身手。有时是大蒜,有时又是洋葱,她总会将它们细细切碎,放入荤油热锅之中爆香。等小料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之际,再快速将搭配好的蔬菜放入锅中,快速翻炒。每一块食材都烹制得恰到好处,就是该注入灵魂的时候了!不用清水,一定要用熬制四小时以上的混骨高汤,这是我母亲一向坚持的独特做法。清爽而甘甜的香气会随着每一颗蒸腾而上的水分子扩散至全屋,芳香扑鼻。

妈妈会将一大勺素臊子汤豪放地浇在整齐码好的锅挑儿面上,我则负责打下手,端起汤面与清口小菜一一上桌摆齐。那热气腾腾的汤面条与翠绿清爽的小菜交相呼应,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胃口大开。这个时候,我也总是会忘记之前疲惫不堪的胃袋,在温暖的汤面中得到治愈,吃得津津有味。每一根面条都好像在温柔地轻抚着我的食道,每一口汤汁都在滋润着我的味蕾,朴素的家常味道也在母亲的巧手之下,变得华丽而闪耀。

慢慢地,我的胃病也好了,我也再一次获得了重新面对社会的勇气与力量。这天下班回家,路过喧闹的菜市场买了一些蔬果面条,我也学着妈妈的样子来择洗制作,烹饪上桌。

仿制的味道,熟悉又陌生,吃得我内心五味杂陈。这些年,随着工作的转移,我离家乡也终是越来越远,可对素汤面的执着却也随之愈发浓厚起来。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故乡,我怀念的究竟是妈妈的那一碗素汤面还是妈妈无私包容的对我的那份爱呢?

一一表叔

宿迁卢耀东

二爷是我远房本家堂叔。我们那个地方把年龄小于父亲的同辈叔叔按排行叫爷。二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小。

日子总是要过的,安葬了二爷,二娘就担起了这个家。没有男劳力的农村人家真的不易,施肥、除草这些活对于女人来讲不在话下,但是耕田打场这些男人干的活对于女人来讲确实是极大的压力。二娘也曾想挑战自己,可那犁地的牛也欺负女人,根本不听二娘的使唤,不仅犁不成沟形,连犁耙都被牛拖走了。二娘忍不住坐地嚎啕大哭,一些妇女围拢过来,也陪着垂泪。不仅犁地,还有送肥、运粮等很多体力活,对于二娘这样一个瘦弱的女人,确实勉为其难。无奈,只好求助家旁邻居的男人。起初,大家出于同情,纷纷上前帮忙,但时间久了,各家的事情都不少,有些分身乏术。二娘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八十多岁的老人也不得不帮衬二娘到田里劳作。

有一天,我在二娘家的土场上看到一个男人,瘦高个,背微驼,长方脸,身上着蓝色中山装,正在帮二娘家剥玉米。奶奶说,这是二娘家的亲戚,按辈分我应该叫他二表叔。不过,让我好奇的是,这个亲戚不是来过两天就走了,而是在二娘家住了下来。

二表叔因为家里穷,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到媳妇。经好心人撮合,就与二娘结成了夫妻。让人有些遗憾的是,二娘已经做过绝育手术,再也不能生育子女了。不过,二表叔不在乎,说二娘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二表叔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家里的重活、累活、脏活都是他干。二表叔不仅对二娘好,而且对孩子好,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他亲近孩子,孩子自然也亲近他。起初孩子们不愿意喊他爸,后来都自然地视他如生身父亲。确实,孩子们头疼脑热的,都是二表叔送去看医生,孩子们的吃穿一点都不比别人家差。难能可贵的是,二表叔竟然很重视孩子读书。大女儿大了,二娘想让她辍学回来增添家里的劳力,给家庭减少负担,但二表叔怎么也不同意,他说自己决不能误了孩子学业,孩子只要有本事,想学习,砸锅卖铁也要培养他们。说来孩子们也争气,个个考上了大学。让人对二表叔更为刮目相看的是,二表叔还把大奶奶,也就是二爷的妈当成自己的亲妈,对老人百依百顺,精心赡养,一直到老人去世。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二表叔和二娘都老了。二表叔本来背就有些驼,老了后快弯成九十度了。他已经不能劳作了。好在,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他们没有一个把二表叔当外人,对二表叔孝顺着呢,吃穿住行,不要二表叔烦一点心。逢年过节,孩子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围拢在他的身边,一声声“爷爷”叫得二表叔脸上的皱纹都绽开了花。

家庭相册

年关

常州于晓庆

在母亲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那十多年间,每逢腊月生产队搞年终分配时,我们家就得拿出百余元的现金交给队里,结清在当年夏收和秋收时赊到的口粮和柴草的钱。当时只要看到母亲从大衣橱抽屉里拿出一沓钞票,经仔细点过后叠好,再用手绢包起来,放进穿在罩衫里面的棉袄袋中,我便知道她是准备转天去队里交钱了。

那年头,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妹仨,落户到了外婆家所在的生产队,因为外婆家住房有限,我们只能栖身于小镇上的两间平房里。在每天吃过早饭后,母亲都要步行三里多路,赶到队里下田干活,直到傍晚收工了,再带着满身的疲惫走回家中,可想而知她要比队里的其他社员辛苦得多。尽管母亲如此奔波辛劳,但毕竟不是队里的主要劳力,即使大忙季节干上一整天,也只能挣得一个工分,全年累计起来不超过三百个工分。

然而与周边众多的生产队相比,我们队里每年的粮食亩产总要低一些,除去必须上交国家的公粮和分给每家每户的口粮外,以较高价格出售给国家的余粮很有限,得到的现金自然就很少,加上仅有的一点养蚕收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副业收入了。母亲全年的工分收入只够抵扣她自己的那份口粮和柴草款,而我们兄妹三人的口粮和柴草款则欠在队里的账上,我们家成了队里特别另类的欠款户,当地人习惯叫超支户。所以说母亲在每年腊月去队里交的那笔钱,其实就是我们家欠队里的口粮和柴草款。

好在父亲没有下放,继续在县机关大院里上班,因为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资历比较老,所以工资也不低,但是为了全家老小,他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在每个月领了工资后,父亲只留出十多元的伙食费和零用钱,剩下的悉数拿回家,让母亲放起来,用于家里的生活开销和人情费用,其中单笔支出数额最大的就数腊月里交给队里的那笔钱了。在那段漫长且艰辛的岁月里,我们家是靠父亲的工资过日子的。

虽说我们家每到年终分配时交给队里的那笔钱,只是母亲能动用现金的一小部分,但在那个年代已是个相当可观的大数目了,总会让全家老小都感觉到有点心疼和舍不得,就连尚不太懂事的小妹也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盼着过年的欢快情绪也明显低落了下来。对我们家来说,在那个年代过年就像是在过关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年关吧。

岁月有痕

一碗素汤面

新疆克拉玛依孙映雪

入冬之后,无论是清凉爽口的凉拌小菜还是辛辣浓厚的大盘荤腥都逐渐变得腻口起来了。波奇碗、地中海烤鱼、黑椒法式蘑菇炖蛋……我跟着网络上的美食教程一路研学,制作的“健康”膳食看起来并不缺少烟火气,可起碗动筷之间,还是会让人觉得缺少了些什么。直到在朋友圈里看到妈妈发出的几张素汤面的照片,恍惚间,我不由得想起了冬天在家里吃素汤面的时光。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因为罹患严重的倒流性胃炎,被迫放弃在广州的工作,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养病。对于这个不得已的决定,老实说,那时的我是万般不愿的。我向往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看着人群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涌动着,仿佛我自己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可我的老家在北方一个偏远的小镇里,那里少有人烟。目之所及,周围都是一片片荒芜的戈壁滩与连绵不绝的土黄色山脉。只有每年秋冬季降下的霜雪,会用它们莹白的身躯,涂抹出童话般华丽的底色。

我回来的时候也正值冬季,四处都是银装素裹、大雪纷飞。肃杀的街道上,只有撒欢玩雪的孩子与外出散步的小狗们还是活泼灵动的,他们像是戈壁滩上自由飞翔的鹰隼一般,毫无尘世间的忧愁与烦恼。可我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我一个人病恹恹地拖着行李箱在地面上缓慢移动,一副在生活中摔了不知道多少跟头的滑稽模样。妈妈见到我也没有多做埋怨,只是简单叮嘱几句,便让我自行进屋了。

像小时候一样,在家调养的期间,我总会和妈妈一边择菜一边八卦闲聊。晨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木制长桌之上,又被桌上的玻璃茶盏绞碎,形成斑驳的光影。没有大城市的熙攘,慢节奏的乡镇生活宁静得有些不真实。妈妈对待食物的态度就像是对待生活一般,认真又随性。她总会在食材本身上精挑细选,要叶片肥厚鲜嫩、叶秆脆爽饱满的上海青,在夏天成熟、吸满阳光的新疆西红

烟火人间